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5

1983

总第 29 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rxizhuyi Yanjiu Ziliao

1983年第5辑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04,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7001·119 定价 0.80元

(只限国内发行)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3年第5辑目录

新翻译的马克思列宁文献

比埃尔·布阿吉贝尔《论财富、货币和

赋税的性质》一书摘录片断 马克思 晓鸣译 (1)

马克思最后的手迹

——新发现的马克思的两封信 章智译 (13)

马克思与艺术和手工业协会

卡·马克思致彼得·勒·尼夫·福斯特

(1869年5月28日) 孙魁译 (16)

卡·马克思致赛米尔·特·德文波特

(1869年11月12日) 孙魁译 (16)

列宁同 C·X·阿古尔斯基的谈话

[1920年10月28日以前] 盛同译 (19)

国际版上新发表的 1861—1863 年手稿

《《资本论》的第二草稿)

..... [民主德国] J·容尼克尔 C·桑德尔 章丽莉译 (22)

关于马克思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新发表的结尾部分) 宋祚译 (34)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

..... [苏] B·П·卡拉茨基 齐淑文译 (60)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

学习札记 林基洲 (78)

3471/2

文献和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活动文献

——同时代人之间的书信(1841—1846)摘编(二)……马哲组译(91)

人物传记和回忆

列宁追悼会的情况……刘彦章摘编(106)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蔡恺民(115)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反人道主义

……〔法〕路易·阿尔都塞 顾良、李其庆译(136)

致我的英语读者……〔法〕路易·阿尔都塞 莫立知译(152)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法〕路易·阿尔都塞 莫徒译(159)

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美〕亚瑟·希尔施 龙溪译(169)

阿尔都塞的体系(摘译)

……〔英〕阿·卡林尼柯斯 木 智译(184)

国外学术动态

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争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研究方法和

叙述方法的交织……〔苏〕W·维戈茨基 夕昆译(204)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

……〔民主德国〕G·法比翁克 夕昆译(216)

苏联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七十年代总结和

八十年代展望……王淑秋 徐小英(225)

马恩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劳拉·拉法格和《起源》的法译文 林 放 (241)

书 刊 评 介

《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纲》(三十年代)简介
..... 徐小英 王淑秋 (249)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

一书摘录片断

马 克 思

[12]“在一个穷人或者小商人手头的一个埃巨，由于是在一个只有极少款项的人手中，它每月继续不断地转手，比在一个富有者手中能够产生百倍以上的效果，或者说比在富有者手中能省百倍以上的收入；但在富有者方面却不会发生这同样的事情，因为在他的钱柜中存有大量的金钱，或者由于财迷心窍贪得无厌，或者在等待着更大的买卖，这些金钱成年累月地闲置着，结果是毫无用处。”①第419页1。

接着布阿吉尔贝尔断言，一千塔勒在一千个穷人手中同在一个大所有者手中相比，由于流通快一千倍，因而消费也快一千倍，将给国家带来十倍以上的收入。正如德尔正确指出的，他在这里错误地把交换，“货币流通作为创造价值的行为”来看待。

至于布阿吉尔贝尔的第一个论断，那么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德尔是正确的。一个塔勒，不管它是在穷人那里还是在富人那里，并不比一个塔勒²的价值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当它以收入的形式落入这两个公民中的一个人的钱袋里的时候，既未提高也未降低。”同样，当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穷人得到的一个埃巨比富人得到的一个埃巨给国家带来更多的收益，因为它对穷人始终是收入，而对富人往往是资本”的时候，德尔的断言又是正

① 参看《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25页。——译者注

确的：“一个埃巨作为**资本**，在它的价值范围内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生产劳动”；但是现代经济学家所以比古代经济学家正确，只是因为后者还理解不到**价值和收入**是把人抽象掉了的、**自为存在的本质**³。不过，很明显，对于穷人和对于国家（在穷人⁴的存在是属于国家的财富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塔勒比对于富人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懂得，一个塔勒就是一个塔勒⁵。

“我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为获得巨额财富而**行动**，而只在于停止行动。”第420页⁶。

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说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⁷。在布阿吉尔贝尔那里，也象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一样，事物的自然进程，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应给一切带来秩序。在他那里，也象后来在重农学派那里一样，这种学说还具有**某种人的东西和有意义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是同力图用最不自然的方式充实自己国库的古代国家的经济相对立的，**有意义的东西**则是解放市民生活的最初尝试⁸。市民生活还应当得到解放，以便表明它是什么。

“所以，可以看到，对于〈大自然〉⁹这位女神的慷慨或谨慎予以蔑视，是严重的错误，而女神乃是能够供应巨量财富的，她在那贫瘠的国家，能赐给那些愿意和她打交道的人的劳动以丰盛的果实。”④第421页。

布阿吉尔贝尔把贵金属的贬值，货币的贬值，说成是商品恢复它们的真正价值：

“商品本身将恢复它们的真正价值。”¹⁰第422页。

他还不能看到，**交换**本身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总之，**价值**剥夺了自然和人，自然的“真正价值”。对于他来说，“恢复真正价值”就是恢复商品的**商业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是，对金和银（因为只有它们代表货币，所以也是对货币）的最初的坚决批判，是反对人的**贬值**，而其结果，是反对人的劳动产品本性的贬值

① 参看《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28页。——译者注

[13]。这个观念的、经院哲学的价值，消灭了它们的实际价值¹¹。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普遍的富裕，是一个广泛的和永久的综合体，其中每一个人应当不停地工作……结果就会有一个完善的社会结构，由于人们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也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参看初期的亚当·斯密¹²〉但是，一旦有人违反了这个公平的规则，想要取得比他应得的一份多，而比他应提供的贡献少，那么疑忌和不信任就会发生，同时价格的[比例]也就会被搅乱，社会就会腐化堕落下去，一些平民无以为生，往往被迫铤而走险，这些人是极其可悲的，几乎常常是罪恶的，或者更精确地说，两者兼而有之。”^①第 422 页。

“货币只是在秘鲁成为**财富的来源**，因为只有在那里它们是国家的**产品**。”^②第 422 页¹³。

“这些极端的情况，好象某个国王在滥用他的权威时发生的情况一样……他用链条将十个或十二个人〈臣民〉连锁在一起，彼此相隔百步左右，虽然天气严寒，其中之一却赤身裸体，可是有大量的肉类和面包放在他的身边，他在快要冻死之前，有十多次要吃也不能下咽，因为除食物之外，他缺少一切其他的東西，特别是缺少饮料，在他伸手所及之处，一滴水也没有……同样，另一个人周围有二十件衣服，但没有食物，第三个人有充足的饮料……在他们不可避免地死亡之后，可以肯定地说，由于缺少饮料、面包、肉类和衣服，他们因饥饿、寒冷、干渴而全都死了；然而很明显，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仅不缺吃少穿，而且甚至不必多花气力，就能丰衣足食。”^③第 423 页。

布阿吉尔贝尔用产品交换**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和生产消费的**不足**来解释**过剩**中的**不足**，这同萨伊用他的**销路**说来解释**生产过剩**一样，什么也没有证明。

萨伊的学说，也和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一样，是错误的。¹⁴

按照萨伊的看法，生产过剩是从来不会发生的；如果商品找不到销路，那只是因为用于交换的、作为等价物的东西〈例如，在其他

① 参看《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30页。——译者注

② 参看同上书，第130页。——译者注

③ 参看同上书，第131页。——译者注

某个国家或在本国生产不足¹⁵。但是：

(1) 萨伊和在他之后的穆勒和李嘉图¹⁶一样，承认在一个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可能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因为在一定的国家里谈的总是一定的产品，所以在产品生产的所有生产方式下都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这归咎于生产的盲目性，恰恰说明生产并不是人的，而是在异化的条件下，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2) 假定存在着萨伊所期望的最好的情况。所有国家都应生产尽量多的东西，所以有数量最多的等价物用于彼此产品的交换。但是，萨伊忘记了：需求的界限是私有财产。例如，在法国几百万人光脚走路，但鞋的生产并不多。只要鞋的生产多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的数量，生产过剩就会发生^[14]。一个国家出现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例如，如果法国生产尽可能多的葡萄酒，英国生产尽可能多的棉花，并且，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那么(a)法国的葡萄酒和英国的棉花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交换，则以在英国和法国所拥有的能够支付葡萄酒和棉花货款的人为准，也就是私有财产为私有财产而生产。可见，生产可能超过需求，尽管双方各自的等价物都有剩余，因为对葡萄酒和棉花的需求，对所有其他产品的需求，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需求同样是由实际存在的即能够进行支付的人数所决定的。可见，生产不仅会超过由人的一般需求所决定的一定限度，而且会超过由数量较小的一定量有支付能力的人所决定的一定限度。

无论萨伊怎样扩大生产范围，把生产的多样性增加到无限的程度，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产品中，占有或多或少产品的人将只能把它们和同样占有某些产品以及其需要受到限制的人进行交换。因此，产品并不单纯是同产品相交换，而是同作为私有财产的产品相交换。

(B) 假定存在着上述最好的情况，那么这些产品由于极度过剩而价格会猛跌。但是它们的生产费用有一定限度。如果生产者想要尽可能多地进行交换，那么他们就必须卖给按低于生产价格进

行支付的一部分买者¹⁷，也就是赠送而不是出卖他们的商品。销售一般的最低界限是生产费用加上为使生产者从自己的生产中取得某些利润所必需的最低额。因此，畅销的条件不是他方尽可能多地生产，而是尽可能多的人占有供交换的产品，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富有的，尽管到那时仍然可能出现生产过剩，但是目前一般说来当然不会发生。¹⁸

政治经济学家对下面这点并不感到惊奇：在一个国家中，尽管多数人极端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资料，但是能够发生产品过剩。他们知道财富的条件是比较广泛的和尽可能多的人遭受贫困。在此之后，他们这些不是为了人而生产，而是为了财富而生产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财富本身表现为丧失价值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产品找不到销路，从而没有得到等价物，没有价值。尽管生产是作为某种同人类大多数相对立的东西进行的，他们还是感到惊奇：生产对一小部分有支付能力的人可能过多。他们企图掩盖整个国家的生产和这种生产为之进行的人数之间的矛盾（多数人被敌对地排除在生产成果之外），掩盖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和为人进行生产的现实存在之间的这种矛盾，用的办法是把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混进来，似乎在更高的阶段上关系将不会依然是这样的，似乎生产的矛盾性质会由此消除，最后，似乎许多国家在交换自己的产品时并不是在最初的国家中存在的那种矛盾条件下进行。

对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最大的财富一般地就是最大的贫困，因为财富剥夺了物的价值。

[15]商品必然丧失自己的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是它们的唯一价值，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

（3）可能被看成真正奇怪的事情是，承认人口生产过剩，承认人生产过剩的马尔萨斯，和萨伊相反，断言商品生产过剩是可能的，这种生产过剩是一种不幸¹⁹。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这种生产过剩的性质。该政治经济学家断言，人生产得比现有的商品为多，商品生产得比能够销售的、应该生产的为多。

(4) **生产过剩是财富本身的贬值**，因为财富作为财富应该有价值。

对于交易所经纪人和资本家来说，生产可能**过多**，他们的商品会由于过剩而跌价。过剩从各个方面都能产生，这种过剩不再能进行交换，因为它超过有支付能力的人的**需求**，而私有财产的运动要求不顾普遍贫困并借助于普遍贫困而过多地生产。（生产本身生产普遍贫困，从而随着每个贫困化的个人而减少销路。诚然，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看到，垄断把个人置于决定产品交换可能性的框框之中²⁰；但是却没有看到，私有财产造成这种情况）。销路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减少，因为没有财产的人数增加了。同人相对立的财富势必导致：人为了私有财产而丧失**价值**，并表现为**价值本身的贫困**，他不再**生产财富**。产品只因存在**需求**才有价值。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势必由于工业而减少。产品**量**势必相对增长，从而越来越超过需求，也就是丧失价值。可见，并不是为了社会进行生产，而是为了社会的一部分进行生产，而为了这一部分生产必然丧失自己的价值，因为同构成这个部分的少数[人]相比，生产因自己数量大而消灭自己。

“人们是以破坏财富本身去追求富裕；其次，金钱用违背自然规律的途径来牟取，致使金钱隐藏起来；再次，好象一切只是为了收税，可是人们采用的方法，却使人民无力完纳，并且还给人民造成的财物损失，超过他们打算搜刮的数额的十倍和二十倍。”^①第424页。

原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83 年第 5 期第 5—9 页

（晓鸣译 京祚校）

注 释

- 1 在这里和下边，马克思所作的摘录摘自比·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该书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欧·德尔编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1843 年巴黎版。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写于 1697

① 参看《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 132 页。

年和1707年。

- 2 德尔的话：“一个埃巨无论对穷人或者富人来说，和一个埃巨的价值相比，它的价值既不多，也不少。”（第419页）这里和下边，马克思在根据德文对法文原文作转述和注解中，用表明相同货币单位的“塔勒”来代替“埃巨”。
- 3 自为存在的本质——黑格尔哲学的概念，马克思在这里使用它是为了表明物的价值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得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
- 4 马克思没有把“穷人”这个单词勾掉，而是在它上面写上“人”这个词，也就是说，他在手稿中保持了两个不同说法：“穷人的存在”和“人的存在”。
-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12页。
- 6 指的是布阿吉贝尔对国库制度的批评。马克思在页边上两次标出了这段引文。
- 7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passer*)（直译是：“听之任之”）——要求企业活动自由，国家不得干涉经济。布阿吉贝尔、重农学派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代表人物的意见是分歧的。
- 8 指的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自由发展，是把这种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2页）。
- 9 “<大自然>”这一说明是马克思用德文写的插入语。
- 10 真正（公正）价值（*la juste valeur*）——布阿吉贝尔经济学体系的概念。这种价值取决于各个生产领域之间的自由竞争按比例分配的劳动时间（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3—44页）。
- 11 关于布阿吉贝尔对货币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5、114—115、137页，第46卷上册第147页，下册第430、451—452、493页，第42卷第19—21、112页。
- 12 指的是那个时期马克思所作的亚·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法文版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新版第4部分第2卷第337—338页。
- 13 布阿吉贝尔对贵金属充当金属货币进行批评时，把开采这些金属的国家当作例外。
- 14 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进一步批判了否定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可能性的资产阶级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6—88页，第23卷第132—133页，第24卷第88、

- 561—562 页,第 26 卷第 1 册第 237、276 页,第 2 册第 534、562—563、566—573、574—575、584—585、587—588、591、599—600、602—610 页,第 3 册第 48—51、53、55、106、127—131 页,第 46 卷上册第 394—397、411—412 页,第 47 卷第 107 页。
- 15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 年巴黎第 3 版第 1 卷第 15 章。马克思还研究了该书 1844 年巴黎版。摘自萨伊的这部著作的摘录是用原文发表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新版第 4 部分第 2 卷第 301—327 页)。
- 16 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 年巴黎版第 253—258 页。马克思就该问题对穆勒的著作作了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38—39、40—41 页。
-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 年巴黎第 2 版。
- 17 马克思此处是在“生产费用”的意义上使用“生产价格”这一术语。
- 18 指的是对于需求一般而言的商品生产过剩。
- 19 1844 年,马克思只是从其他作者,特别是从李嘉图的叙述中,认识马尔萨斯的理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新版第 4 部分第 2 卷第 426 页)。
- 20 见同上书,第 424 页。

俄文版编者说明

上边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是 1844 年马克思摘自法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鼻祖之一比埃尔·布阿吉贝尔(1646—1714)《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的摘录片断,该书于 1843 年被法国经济学家欧·德尔收进《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文集(布阿吉贝尔著作的第一版于 1707 年问世)。在马克思摘录该著作的笔记本中,还对布阿吉贝尔其他两部著作(《法国详情》和《论自然、土地耕种、种子的贸易和效用》)和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作了摘录。

马克思对这些摘录写了详细注释。无论对待布阿吉贝尔的

著作，或者对待德尔的论辩性的意见，都是如此。

马克思在分析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时，对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李嘉图、詹·穆勒以及马尔萨斯——的观点写了批判性的评语，这个时期他开始研究这些人的理论。

1843年秋天，马克思被迫离开普鲁士，迁居巴黎以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他已踏上制定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道路。1843年春天和夏天，他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过程中作出了与黑格尔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相反，是市民社会（即首先是经济关系的领域）决定国家；市民社会的解剖学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因此，为了认识社会经济基础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就必须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此目的，马克思开始研究萨伊、斯卡尔贝克、斯密、李嘉图、詹·穆勒、麦克布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布阿吉尔贝尔、罗·许茨、李斯特、奥济安德尔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在马克思写有政治经济学摘录的巴黎笔记的一本笔记中，甚至还有弗·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片断。

在巴黎，马克思和卢格合作开始出版《德法年鉴》。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从唯物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4年夏天，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尝试总结自己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批成果，同时对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科学的论证。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著作的中心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私有制问题。马克思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基础出发，打算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范畴进行考察。他反对私有制的统治和劳动的异化，提出必须用革命消灭它们，必须建立真正的人类社会。

马克思对上边引用的布阿吉尔贝尔一书所作的许多论述，是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原理相呼应的。这首先涉及到私有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着产品的生产和交换。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非人化了，它们不取决于人的

需要，而取决于私人占有。

正是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批判，成为他特别注意布阿吉尔贝尔著作的原因，后者在他的一些著作中对货币即私有制关系的体现，进行了“最初的果敢的批判……”的确，布阿吉尔贝尔是最早起来批判重商主义和货币的人之一，他认为，国民财富并不包含在货币之中，而主要是包含在农产品之中。

布阿吉尔贝尔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货币的出现歪曲了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的真正本质，所以他提出要消灭金和银的权力，并代之以纸币。根据布阿吉尔贝尔的意见，为了根除货币的权力，货币的职能必须只归结为简单的流通工具。

布阿吉尔贝尔区分了价格和“真正价值”。他把劳动时间看作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而同时把物化在商品交换价值中的并由时间测量的劳动同活劳动混为一谈。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由于自由竞争，商品获得自己的“真正价值”。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注意，证明他对价值理论发生兴趣。马克思高度评价布阿吉尔贝尔对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的贡献。他在《资本论》的初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上边刊登了其中片断的摘录时指出：“……见我的笔记本中十分醒目的摘录。”^①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9）第一分册中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而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②

从上边的正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著作感兴趣的那些地方，是归根到底促进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商品-货币交换的发展。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恰恰从这一点来解决他那个时代社会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多数人产品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少数人手中产品剩余的问题。由于分析了布阿吉尔贝尔的观点，马克思考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4页；指的是马克思巴黎笔记中关于布阿吉尔贝尔著作的摘录。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

了生产过剩问题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它的解释。例如，萨伊用商品-货币交换的不足来解释资本主义某些部门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提出了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性质。

本手稿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和批判的一定阶段。这些阶段的特点是，马克思开始越来越注意分析价值，而这种分析这时是和他分析生产过剩的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这样的时期，即发生商品跌价，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商品丧失自己价值的时期。马克思在所考察的时期极力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内在矛盾。这些理论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内贫富的两极分化，但对它产生的真正原因缺乏理解。马克思对这个现象所采取的态度特点，包含在如下的指示中：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是这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异化的结果，是私有制的结果。

在这方面，马克思在该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詹·穆勒、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无论萨伊还是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建立在供求相适应的虚假前提下的简单商品交换，否认资本主义下存在普遍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首先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①中，继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这一观点进一步进行了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在对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所作的笔记中（这个笔记大概是在1844年秋写的），马克思对作者关于供求相适应的议论未加评注，那么在这个手稿中则作了评注。马克思考察的不是一般需求，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他断定“需求的界限是私有财产”。在这一手稿中对需求的理解带有更加具体的性质。

至于谈到这里的笔记，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萨伊和马尔萨斯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12—413页。

论的矛盾，而且还责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力图用世界市场的影响来解释某些国家的经济的矛盾。

马克思的这个手稿是用两种语言写的：用法语摘录资料，用德语作评注。马克思的手稿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档案中。1932年手稿用原文首先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旧版第一部分第三卷。现在准备编在国际版新版第四部分第三卷。

（晓鸣译 京祚校）